



◀在這悶熱的天氣裡，一片片綠油油的秧苗間，是阿公獨自彎腰在田裡辛苦工作的身影。

少年仔啊 你為什麼不到農村工作?

撰文 | 徐翊宸 王仁邑 盧有靜 蕭俐佳 張恬欣



▲要種出一顆又大又飽滿的黑皮梨，是需要多少人辛苦的汗水，頂著多大的太陽在田裡辛勤的工作才能種出來的。
▼採摘梨子的過程中，阿嬤不時的在旁指點，使初到梨園的我們慢慢掌握到採梨和包梨的訣竅。

「無論是一片綠油油、奮力抽長伸枝展葉，或是金黃稻穗海浪般搖曳，稻田是吾鄉最溫暖的風景」——《不如相忘》吳晟筆下這道風景，是多少都市人對於農村的嚮往。蘊藏在此片景色的酸楚，你，看見了嗎？梨園四周，被廣大無垠的秧田環繞著——秧苗們根根濃綠潤澤的屹立在大太陽底下。身在園裡採梨的我們，沒有意外的被日頭燒燙著髮旋，驀地聽到外頭傳來陣陣幫浦抽水聲。踏出梨園後，映入眼簾的，是一道佝僂的背影，獨自的望著一畦田地。

第一次踏進這片田地

在一陣七嘴八舌襯托比手畫腳下，老農夫和藹的讓我們擁有來自深層的沁涼——地下水。當一群都市小孩滿是歡愉，訝異著這份不可思議時，老農夫突地問了句「有人住桃園嗎？」我欣喜的應了聲。「我兒子住在……」一串突如其來的思念如同一記直球，讓原本來到溪州之後，對台語有些洋洋得意的我，話語竟暈頭轉向的哽在喉裡，連句話也無法好好表達。一路走來，彎曲的身影裡，面容皆爬滿了皺紋。孩孫離鄉，田野中的佝僂是抱持著怎樣的信念？是否如同吳晟筆下寫的只因「稻作是台灣農民數百年來的生命依歸」又或者該說，是一份對於自然的虔誠。目睹這份關於上一個世代的尊重，下一個世代的我們，卻遺失了它。

將近一甲大的梨園，只有兩位老人家。踏入梨園，跟著阿公、阿嬤的腳步，聽著他們細心的講解，會突然感覺到自己的無知。當我們坐在院埕上挑揀梨子時，阿嬤就聊著，她有幾個小孩，都在外面工作，「我還有個女兒在台中剝雞肉呢，跟你家一樣在台中哦。」而問起沒有人想接手梨園嗎，阿嬤就淡淡地說，「無啦，做這個那麼累又不會賺，哪有人想接！」阿嬤說她以前種芭樂，後來想說梨子比較好賺，所以改種水梨（她自己其實不喜歡吃梨子呢）。梨子園之前還一度休耕，原本想整片砍掉，改建成水田再賣掉，後來是溪州尚水農產公司把這邊租下來，改以無農藥方法種植，這片梨園才又活了起來。

田裡的少年仔呢?

放眼望去這片美麗的土地，農村裡工作的多是老人家。但二十年後呢？會種作的年輕人有多少？台灣農業的斷層是不是隱隱可見？這是個複雜的問題，這座島嶼的農業政策要把

►農村的年輕人都去哪裡了？為什麼梨園的大小工作包括載運全都是阿公阿嬤在做？一片廣袤美麗的農田，往往只剩阿公阿嬤們孤單的背影。

▼天微亮之際，農人們就必須出門工作，為了避免頂著大太陽工作，4、5點起床是很平常的事。



我們帶向哪裡？不是要譴責農村的孩子為何不留在農村，而是要了解背後的問題到底出在哪。換作是你，你願意為農業做到多少呢？

近年來，農村普遍出現人口高齡化以及人口外移的現象，這樣的現象究竟會讓我們的社會遭受什麼樣的打擊呢？藉由這次踏入溪州，我們深刻地體會到農村普遍上有的高齡問題，我們也想深入的去探討問題的來源，我們猜測到：

問題一：70年代以後的年輕人在都市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時，是不是就不願意再回到農村了，然而在農村的薪水是不是不夠養活家人負擔生活，還是無法滿足更好的生活品質？

問題二：長年在都市裡生活的年輕人習慣服務業型的工作，相對的年輕人在農村的經驗較少，是不是當他們重新回到農村無法適應勞力付出的工作？

問題三：70年代的年輕人大多生於都市，對於農村的印象，大多是透過媒體以及課堂得到些許的瞭解，所以可能在農村方面的瞭解很少，是不是也是這些原因導致他們從沒想過返鄉的念頭？根據我們的問題，我們藉由街訪來呈現高齡的問題來源以及為甚麼70年代以後的年輕人願意踏入農村。

因此我們來到了台北最熱鬧的地方——台北車站大廳做隨機街訪，我們的主要對象是20～40歲的青年。隨機訪問的狀況下，我們發現到多數的受訪對象都沒有任何農村經驗，而不願在農村長期工作的人更佔了相當大的比例，其主要原因有生活機能差、生活經費不穩定以及農村工作型態多屬勞力等等。

受訪的青年中，有一部分人認為在都市裡工作較光鮮亮麗，也能領取到較多且穩定的薪水。這樣的想法使得大部分在都市有穩定工作的人，不會有回農村工作的念頭。

有些人也表示自己不願意去田裡工作是因為不喜歡單純勞力的工作，希望能用頭腦做事，或做一些相對輕鬆的工作。

大多數沒有鄉村經驗的人的確也只能從媒體或課本了解農村生活，其實我們很鼓勵大家能夠親身去體驗、去了解種田這回事，赤腳在田地裡走、頂著大太陽工作到底是什麼滋味，不去嘗試又如何能夠知道呢？

但總結所有受訪者的看法，最主要原因的還是因為青年們都有自己的抱負及理想，希望能在年輕時到處闖闖，看看世界。多數人都表示，在沒有經濟或家庭壓力下，例如退休後，也會願意也希望離開吵雜的城市，到寧靜自然的農村生活、工作，為農村盡一份心力。我們也期許未來能在農村裡，看到更多年輕人的身影。



◀阿嬤仔細地教我們如何判別一顆梨子的好壞。

農業選擇題——種不種有機？

撰文 | 彭筱竹 孫偉凱 林宥辰 張曉鈞



▲看似滿載而歸，其實卻只有約三分之一可以通過篩選。

種不種有機？在回答這問題前，先來認識所謂的有機農業是甚麼吧！根據農委會的定義：「有機農業是遵守自然資源循環永續利用原則，不允許使用合成化學物質，強調水土資源保育與生態平衡之管理系統，並達到生產自然安全農產品目標之農業。」簡單來說，有機農業是一種較不污染環境、不破壞生態，並能提供消費者健康與安全農產品的生產方式。

兩代觀念大不同，多的是一份堅持？

在體驗種植有機梨的第一天，阿公阿嬤前來梨園向我們說明採梨子的方法與技巧，這時阿公告訴我們這塊地種梨已經有十五年之久，之前都是使用農藥。阿公也說他從小就吃灑藥的作物長大，到了七八十歲身體也依然健壯。阿公阿嬤常說種有機沒用，因為種有機作物收成少，而他們重視收成量，無法認同有機農業的益處；反倒是青年下鄉的雅云姐，在吸收現代科學生態的知識後，於鄉野間極力倡導有機農業。

但由成本看，有機梨子一斤賣上百元，利潤也十分微薄；由結果看，有機梨沒普通梨漂亮也沒普通梨子好吃；由工作量看，有機梨必須分批逐一查看才能採摘，滿園雜草也必須人工慢慢割除。這些花費的辛苦比灑農藥多了好幾倍，為何雅云姐還堅持種有機呢？雅云姐說：「在不破壞環境的前提下種植作物，是希望還給大自然一個美好的生態。」她推動有機農業，第一是要倡導食用自然的蔬果不要有人為的破壞，第二是要復育土地對環境的負載力，回復土地原本的健康。這兩代人的觀念不盡相同，而我們也跟著進入園內實際體驗看看有機農業的好處：我們發現園裡找不到任何人為因素、化學肥料的破壞，整片梨園非常自然，沒有遭受汙染，身處其中更令人覺得通體舒暢，打從心底相信，來自這片土地的作物都是純淨美好。我想這就是對土地的一種虔誠與尊敬吧！

有機生產者做的要死，消費者不滿意？

近幾年，「有機食品」蔚為風潮，許多充滿蟲蛀痕跡的蔬果，只要掛上「有機」兩個字，價格立即增加數倍，消費者趨之若鶩。這樣的狀況，也造成許多消費者不滿，難道追求健康、安全的產品是有錢人的專利？

但誰知有機農的辛苦呢？除了台灣氣候炎熱多濕，沒有足夠低溫的冬天，蟲害病害綿

▶每個人各司其職，有人當品管挑出好梨、有人包裝、有人負責組裝盒子、有人負責放進盒子，大家製造了一個分工合作的生產線。
▼辛勤忙碌的雙手，以一顆顆梨子填滿拖車，滿載「梨」享。
▲因為梨園沒有灑農藥，所以許多蝸牛、蟑螂、還有小飛蟲會前來覓食，因此我們必須把他們抓起來避免所有的梨子都被吃光。



續不絕，不易防治的先天氣候與土壤特性不足外，有機農產品生產成本太高，舉個廢棄物處理例子來說，由於農業廢棄物處理缺乏合理的法令管制，使得我們的有機質肥料成本太高，平均一公斤要賣五塊錢以上，一公頃一年要施用八千公斤，農民必須每公頃花費四萬元以上肥料錢。加上有機農業的推廣經費嚴重不足、農民需負擔高價之認證費用、政府各部門各行其是，法令規章不完備等後天失調的問題，造成即使我們有機農業施行十餘年，前後有多個有機農業驗證團體加入推廣，但到目前為止，有機農業的栽培面積仍只佔全部農作面積的 0.3 %。成長率相當有限，遠遠不及市場需求之成長^(註一)。

反觀消費者的不滿意之處？最直接反應在價格，價格過高導致百姓買不起，另外國內有機市場的驗證制度尚未完善，或者對於有機認證基準的混淆，造成消費者對有機農產品的信任度不高。生產者辛苦，消費者不滿意，這些都是我國有機農業發展所面臨的最大瓶頸。

請問：「你的選擇？」

有人說：「有機農業固然不可能全部取代傳統化學農業，但這是一個趨勢，一個現代化國家必然要走的路。如果我們希望生態不再受到化學農業的衝擊，如果我們希望農業是一種結合生產、生態與生活的三生農業，有機農業是我們唯一可行的路。」

然而現在如果你問我：「在市場上有兩樣相同的水果，分別是有機與非有機，但有機的價格是非有機的五倍，你會選擇哪一種？」經過了這兩天，我的答案是：會！我會花更多的錢，去購買比較貴但是沒有灑化學物質的水果。因為我們以金錢換取了安心，換取了健康。如果選擇便宜的普通水果，卻傷害身體，這些省下來的錢，最後都成為醫療費，也得償失吧！種有機蔬果真的很辛苦，比別人使用更多的力量但不見得收穫更多，在許多鄉村的角落，或許也有許多人默默種植有機植物，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得安心，彰化溪州便是一例，漫步於長長的梨園，我又似乎看見了台灣農業的生機。

註一：參考資料：有機農業，蔡耀中，台南復文，2008



▲與楊儒門一起造披薩窯。

你我成長在溪州

撰文 | 陳又維 黃炳瑞 郭孔寧

注定好的指針向著彰化縣溪州鄉，儘管颱風侵擾。

下榻溪州育善寺，微雨。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但心中已經打好了底，接下來的旅程必定會很有趣。

騎著腳踏車開始認識溪州——濁水流域之間的沙洲——細雨中感受到周圍夥伴們強大的活力，驚訝著原來有這麼多的年輕人，會願意透過一些機會，認識接觸農村甚至農民。

這裡是一個看似平凡的農村，一樣綠油油一片，一樣夜晚黑漆漆，一樣街上店家不多，一樣大部份住著小孩和老人家，不過，這兒卻充滿著生命力。

溪州土上之川——荖仔埤圳——沒有荖仔埤圳就沒有溪州，肥沃的濁水泥育養了遠近馳名的溪州芭樂、尚水米，這裡也曾是台糖總公司的所在；食材在地化，讓小朋友能夠知道是哪一位農夫種的蔬菜；水田濕地生態復育，讓原生本土物種回到牠們的棲息地；梨享樂園，栽培出好食健康的有機梨子。

土地、詩歌，連結了我們與在地鄉民的關係。人類最真摯純淨的情感大概就是心中的熱情吧！有了熱情，就算要在滂沱大雨中騎半小時的腳踏車，就算要全身虛脫地疊磚頭、攪水泥來蓋灶與窯，就算要精神飽滿的熬夜完成詩歌作業，我們都覺得十分愜意。

說到灶與窯，又是另外一大段故事呢！搬一袋袋的砂子小石頭拿捏好比例與水泥攪和在一起，再一磚一磚的建蓋，好不辛苦！至於能夠與楊儒門一起塑造一個披薩窯，又是另一件神奇的事情。最令我們印象深刻的莫過於時常會有許多人過來看我們在做什麼，有的人一起幫忙建造，有的人提供一些意見，我好喜歡這些人的好客與好奇。起灶炊煙裊升之時，我們心中有著無限的感動！吃著用親手打造的灶煮出來的湯圓，裡面包裹著我們的熱情及友情，一股溫暖油然而生！彰化，一個不起眼的鄉下地方卻充斥著台灣人的血淚，二林蔗農事件、溪州護水、國光石化搶水、白米炸彈客楊儒門的家……這盡是些台灣人的故事，就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故事。可是在一連串的工業改革下我們卻依然以一種憐憫的心態持續欺壓這片土地。



▲微雨溪州。



▲大家合力清理育善寺。

在體驗過程中有許多令人發省的道理。曬稻穀：日頭越大，翻動稻穀的次數要越頻繁；「每一件事都有人住在裡頭，這個人可能與你無關，也可能與你有關，但一定跟某個人有關，試著了解之後，你會找到自己在這件事裡頭站的位置。」

溪州人，不忘根本，他們有別於臺灣的其他農村，不自怨自艾看著逐漸沒落的家鄉，不一味追求都市繁華的生活，因為這不是他們要的，他們只想好好守著這個活了大半輩子的土地，並且把這裡的歡笑及愛分享給每個過客，或許只有少許人能夠有所醒悟，但就算是一點點的人受到感動，臺灣這片土地就又會有願意珍惜的人給予那看似微薄卻有希望的關懷。吳晟老師、吳音寧老師、吳志寧老師、莊老師、水泥師傅、阿桃嬭、楊大正老師、我愛溪州團隊……謝謝你們為了這片土地付出了極大的心思。

在城市的我們似乎不應該嚮往著更高級的3c產品，我們都忘記了最初的根本。多少人不願意踩進田裡插秧？多少人認為一磚一瓦的蓋起古老的灶是件很落後的事、很低下的工作？有沒有想過如果沒有這些簡樸的技術哪來便利的新科技？我們很驕傲臺灣還有會種田的人、會做灶的人，我們總是說要傳承文化，課本上說文化是人們生活的習慣，但那些大眾所指的文化是甚麼？寫寫書法、打打扯鈴、學學舞獅？連台語都不會說，田長什麼樣子都只看過照片，以前人都是這麼生活的，農村是從前人們的社會樣貌，但這種最原始自然的生活卻被自以為是的我們唾棄了！

和璞導演問了一個很犀利的問題：「你們有沒有想過，之所以會對溪州充滿熱情，充滿美好的想法，充滿感動，是因為來到一個新的環境，擁有嶄新的體驗，會不會換作另一個特別的地方，你們也會有如此感受？」在美好旅程的最後一天，這問題重重打擊了我們「自以為」對溪洲的熱愛。或許有些人會被這個問題打倒，這就像揭露了自己的不足，後來想想，那又何妨？「當然不會啊！」直白的答案是無庸置疑的，然而接下來要如何堅守這個論點我們卻遲疑了，如果我們第一次踩的田不是溪州，第一次蓋的灶不在溪州，所有



▲灶快蓋好了。



▲阿桃嬭美味的晚餐。



▲阿伯幫忙攪水泥。

這趟旅程的第一次都在另外一個地方，會不會就不一樣了呢？想啊想啊想，才不會呢！如果不是溪州，不會有這些田、這些灶窯、這片土地、這座廟宇、這些腳踏車、這些人，就像有些奇蹟要天時地利人和啊！

溪州之行就是我們生命中的奇蹟吧！我感受著溫暖的土壤同時也感動著溫暖的人情，其實不必想如果不是在溪州結果會不會不一樣。就是因為有溪州的一切人事物和所有營隊的學員，才能激盪出這般火花。楊大正說了「高中生是我最尊敬的年紀。」我們眼眶有淚。真慶幸在高中將過去之時，能夠有這麼一次特別的學習。

我們為自己的不足感到愧疚，我們為曾經的自以為是感到抱歉，我們為臺灣的農人感到驕傲，我們向願意堅守根本的人致敬。我們愛臺灣，不管是不是有高學歷，是不是大富翁，我們必定盡最大的力為這片土地付出……。



初遇 溪州

撰文 | 張馨方

騎著腳踏車，一路上的居民們對我們感到好奇，正如我們之於他們，我們同樣對這塊陌生的土地感到好奇。

初遇溪州，我們知道了原來有一群農民在歷經護水運動後，現在正努力種植無農藥稻作；有一群在地人回到家鄉正努力推動地方文化及產業；有一群人還在努力對抗政府，保護彰南良田反對開發成橡膠工業區……。

在來到溪州以前，這些就像是一則則無聊的新聞從我們眼前掠過，偶爾關心一下卻也只是隨口說說。會來到溪州，其實並沒有太大的想像，單純只是因為從小在都市長大，想藉由這次機會去接觸平時長輩們所說的鄉下生活。

就這樣，我們認識了溪州，在這片陌生卻熟悉的土地上，我們感到無比的熱情和友善，但在感動之餘，卻讓有些不會台語的夥伴感到有些羞愧和難過。不管是踩在溫熱的水田裡，還是堅硬的柏油上，只要是在溪州，台語才是大家的共通語言。而聽不懂的人卻時時刻刻都得找人翻譯，或許他們也想聽懂阿公阿嬤說出口的每一句話，而不是濃縮版的懶人包，想要透過自己的嘴和當地的居民聊天，更不想在溪州留下任何遺憾。

看著剛完成的灶，我們還是覺得很不可思議，有多少長輩們是站在這樣的爐灶前長大的。如今，我們親手建起這古老的傳統，其中也碰到了許多困難，但也因此我們和許多當地的居民有了互動，他們主動熱心的幫忙所締造出的感動，才是我們最大的收穫！

或許有人會批評這一個小小的灶並不代表甚麼，但它帶給我們的不只是文化的傳承和單純的體驗，更讓我們接觸到許多在都市很少感受到的溫暖和關懷。

其實到現在都還在感動中，能夠體會在溪州的機會，從來沒有想過會有這一天，覺得去完成之後，想法好像不太一樣了，例如不知不覺變得比較感性……。

還記得摸到黑土的那一刻，溫溫的、軟軟的，也許是因為太陽的日曬使他有溫度，而他就好像一個溫柔的生命。看到阿公阿嬤們看到一群高中生用熱情去了解農業，他們的開心無法用斗笠掩飾。因為很久沒有年輕人願意留在農業，甚至是自己的兒女、孫子。

大家應該都感覺得到溪州的熱情、活力，還有他們對土地的愛，真的很多，滿出來的那種。灶窯是很特別的經驗，攪水泥、鋪磚等等以前只有站在旁邊看，沒有親自做過。但最讓我們印象深刻的，是溪州的農民、長輩一直給予我們的幫助。那種溫暖，是在都市體驗不到的。那種疼惜，是會讓人想哭的。那種感情，是讓人想再回去的。

最後，揮別這四天陪伴著我們的吳晟老師、吳音寧老師、吳志寧老師、莊老師、水泥師傅、阿桃嬭、楊大正老師、我愛溪州團隊，還有熱心教我們插秧的阿公阿嬤……內心的不捨和想為這片土地付出的心，迅速萌芽。





在地化食材

撰文 | 菜園組

蔬菜、魚肉、水果等，是我們平時所需的重要能量來源，對於人類的生命延續是不可或缺的。在台灣，農業更是國家的命脈，但是身在台灣的我們，又知道多少關於餐桌上美食的秘密呢？事實上，我們一無所知！我們不知道自己在吃甚麼菜（不知菜的品種），不知道菜從哪裡來，對於是否有農藥殘留當然無從了解。

在地化食材是個很獨特的例子，這讓我們對於整個溪州有更深入的了解。溪州在地兒童的桶餐吃的是在地的食材，在盤商之間的運作也因在地化食材而透明化，可以確保自己的食物來源為何，這套模式在都市的可行性一定大大降低。在地化食材剛開始運行其實不是相當順利，例如有些原本一年四季都可吃到的蔬果必須等待時節；原本在招標廠商時都是以便宜為優先，使得廠商間成了價格戰，誰便宜誰得標，食材也因此挑選便宜卻不健康的，但在地化食材將每份二十五元的餐提升至三十五元，也把整條連結透明化。

然而苦惱的是當地的煮飯媽媽，因為每間托兒所都有煮飯媽媽，菜色的調配也成了難題。有時候剛好沒有某個蔬果，食譜就必須臨時修改，這也成了一些小障礙，但是經過一番的修正與討論，在地化食材在溪州目前算是成功的狀態。整個在地化食材需要的人手很多，除了煮飯媽媽外，每天去田裡向農人收菜的司機大哥，以及各個有機種植的農民，每一個都是這項計畫的螺絲，缺一不可。有時候因為氣候關係，蔬果價格會變貴，然而食材的錢是固定的，這時那些農人會降低價錢或贈送的方式，目的就是為了讓地方的小朋友們，都能吃到蔬果，這樣的熱忱實在是令人佩服。整體來說，此運作方式可幫助地方農業活化，最終是大家吃的健康又安心。

在整個在地化食材體驗中，田園組先到蘇承恩大哥的茄子園裡摘茄子，那是在都市體驗不到的田園工作。手上的這些茄子一些是賣到全台各地，另一些是提供給在地托兒所當食材。如此一來小朋友吃茄子時，並不會疑惑這些茄子從何而來，會知道是蘇大哥種的。另一份工作則是幫忙吳陳阿嬤採地瓜葉，阿嬤雖然只有小小的一塊田地，種的東西卻各式各樣。地瓜葉是最多的，在採收過程還很高興地一一介紹她的作物，畢竟是她用「心」去經營這塊土地。採收完地瓜葉，為了之後的烹煮，必須進行「挑菜」，所謂的挑菜是把地瓜葉片挑走，再把莖給剝細，品嘗時才不會太粗太澀。



▲在茄子園裡光腳工作的我們。



我們在溪州的營隊，有一天的晚餐是由田園組準備，總共有三十多個人要吃飯，採收的量是相當大的，所以挑菜也變得更加辛苦，在進行挑菜之餘也聽阿嬤聊起不少往事，這樣一邊進行田園活動一邊和溪州的長輩們聊天，能充分感受到他們與這塊土地緊緊相連，也能充分了解這塊肥沃的「實地」。經過了挑菜的手續，接下來是烹飪的時間，來到了三天提供飯菜給這三十幾個人的阿桃孀住處，開始忙起了晚餐。在都市生長的孩子大多並沒有真正下廚過，來到這邊也只能憑家中長輩煮菜的印象去操作，能夠幫的盡量幫忙，這是在溫室裡的花朵第一次吹到外面的風。看著阿桃孀以熟練的動作用大鍋鏟熟練地炒菜，想必她經驗一定相當豐富，雖然她有時會嫌在身邊幫忙的同學動作太慢，但我們感覺到她很高興有人陪她煮飯。終於，烹飪結束了，大伙兒開動了！嚐了幾口後，才發現自己摘採的、自己烹飪的食物非常可口，同時吃到的飯和菜，都是身邊這塊土地上的人種的，除了是感謝還是一份尊敬，不需要因著電視的新聞又爆出某種食物檢驗出對人體不好的成分，而開始尋求國家認證的食品；不需要因為害怕吃了農藥殘留量過多的水果，跑去有機蔬果購買，還擔心是否受騙；更不需要吃著學校提供給學生的桶餐，裡面的食材因為過於低廉而產生出食品安全問題！這些問題也因地化食材計畫而不會過於擔心。

個人雖非第一次實作農務，但是這次在溪州鄉的體驗讓我學到更多有關「在地化食材」的實際運作；以溪州鄉為例，從向當地農民收購農作物到結合當地的幼稚園配合營養午餐，可以確保食用的食物是經過慎選且新鮮的。向農民收購作物不僅能讓農民為了孩子的健康投入心思心血，另一方面也維持某些農民的收入，過程並無經過中盤商之手，避免了從中剝削。

在整個體驗後，其實發現這是溪州農村的特色，在都市並沒有甚麼機會可以體驗鄉村，許多都市人放假旅遊的地點是去鄉村，何不藉由在地化食材計畫好好體驗農作再自行烹煮食材，相信會有非常不一樣的感受。整個溪州幾乎都是農田，溪州人的工作不外乎是務農，我們認為，這套模式如果可行，或許能帶來一些觀光收入，增進溪州的知名度，讓全台灣知道，這塊尚水的溪州，除了一些老歷史、美麗的溪州花博公園（現更名為費茲洛），也有難忘的田園工作。目前我們看到所謂的「食材之旅」，推動的都是休閒農場等機構，目前有類似活動的縣有新竹、苗栗、南投、雲彰、宜蘭等，進行實際DIY，溪州絕對是個更適合的地方。當然，溪州人有溪州人的決定，之前他們為了保護農業用水、拒絕工業區搶水的護水運動讓人十分佩服，相信他們對於未來的打算已經決定了，希望在地化食材這個成功的案例也能成為其他鄉村的榜樣，讓他們也效法，一起保護下一代孩子的健康。



在地食材與有機農業的發展與困境

撰文 | 菜園組

在地食材計畫源自一個簡單的疑問：為甚麼家鄉的農人種出好的農作物不能直接提供給家鄉的小朋友吃呢？

2011年溪洲鄉立托兒所在地食材計畫正式上路，這項計畫的關鍵在於人，不管是農友、在地老店、採收分裝整理送運的司機、廚媽、小朋友、以及每個對此事關心的里民都是不可或缺的，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與付出，才能構築起在地食物圈，並與由美國帶起的飲食工業巨獸抗衡，把食材在地化運動傳播至各地。我則是在今年的溪洲故事報導營裡親身踏入這片土地並願能以自己的分析及見解，帶出目前在地食材與有機農業的發展與困境，為這份土地盡一份心。

在地食材所運用到的食材要的是「來源明確、新鮮健康」，每天都會有司機大哥負責運送食材，都是新鮮貨，當地的農人提供有機的食材給小朋友們。既然談到有機，一定會先提到目前台灣農業的發展。台灣一直都不是個耕種地充足的地方，因為先天的地少人多，又因為加入WTO的關係，整個農業行情的發展變得不理想，很多農人種的米因成本關係比外來米貴，台人大多吃外國的米，從事農業的人數大幅下降，很多農人都會選擇賣地或承租，又因為都市建地嚴重不足，而城鄉距離又近，以致於所有農地都被當作「準都市建地」在賣。然而因為地小，所以農人們選擇將單位面積的產量提高，但這還是沒有改善農人的生活情況，產量也比其他國家少，原本賴以為生的工作變得支撐不下去了！

近幾年來，因為食物農藥量殘留過多及化學肥料對土地的傷害，無法永續經營土地，國人紛紛尋找健康食物，這時開始有人提倡有機農業，目的是「減少農藥殘量（或不噴）」、「使用有機肥料」，種植有機蔬果、米，除了讓消費者安心，也讓土地不再受到化學的摧殘，所以台灣農業開始轉向「精緻化」，農業氣色才好轉一點。事實上，自二次大戰後，各國為復興經濟，充裕糧食，達到增產糧食目的，讓大量使用化學肥料、農藥以及機械化耕作的化學農法受到鼓勵。後來由於能源危機發生，各國逐漸意識到地球資源有限，環境受到嚴重汙染，不僅破壞生態，也導致農業生產力衰退，如何維護環境品質與生

► 不向困境低頭，用創新方法的蘇承恩大哥。



活水準及確保後代永續生存空間，逐漸受到世界各國重視，所以全球早已流行有機農業，而台灣其實才剛起步。

既然有機農業是個好的發展，我們又為何面臨困境？上述理念說得簡單，事實上實行困難重重，究其原因，主要在於先天的條件不足及後天的失調。先天不足主要為氣候土壤特性不良，以及土地的承載壓力。後天失調包括有機肥料成本太高，政府各部門各行其是，法令規章不完備，以至消費者不信任或無所適從。此外，可能還有進口外國的假冒有機產品，魚目混珠，造成我國有機農業進一步推廣的瓶頸。

這次參加溪洲報導營認識了很多的農人，他們都是參與食材計畫的推手，當然他們提供的都算是有機蔬果。在他們田裡幫他們工作之餘，也從他們身上了解不少想法。黃進阿伯是個種帝王柑的農人，他因為WTO的衝擊而轉型，雖剛開始賣得不好，但是近年慢慢穩定下來，他不鼓勵我們去種田，反而希望我們當官，去替農人著想，訂些幫助農人的法令，因為他深知他們農人可憐的處境；但蘇承恩大哥卻相反，他反而歡迎我們種田。蘇大哥，是以種植茄子為主，番茄為輔的農人，從他白手起家務農開始，除了請教他人及學習農業知識，剩下的困難都靠自己克服。他種植的蔬果農藥的噴灑非常少，並且用他自己培養的酵母菌肥料施肥，除了有機外，味道也很讚。他一直不斷跟我們強調：「種這些農作物要用『戀愛』的心去對待；要靠自己的創新和方法，做事情才會成功。」其實台灣有機農業有困境，然而這些農人身處在同一片天空下，各有各的造化，終究也不是無法克服的環境，而是靠人的努力。



◀ 溪州的美麗風光。

溪州·人·生

撰文 | 成功旅社組

踏在溪州的泥土上，映入眼簾的是一排排低矮的農舍，一畝畝油綠的稻田。熾熱的陽光在雨後蒸出暑氣，空氣中混雜著泥土味和濕草味。這樣尋常的農村景色，對童年在嘉義鄉間度過的我很是熟悉。

騎著單車，我們經過台糖舊址、農田和水圳，聽著慈慧姊一一介紹溪州的歷史歷程，地理環境，才知道原來如此樸實而寧靜的農村曾繁華一時。從日治時期興盛的糖業開始帶動溪州的發展，到1950年代台糖總部設立於此。小小的溪州，匯集了來自各方的人群，戲院、茶肆、酒店、旅社更是夜夜喧嘩。直到1970年代，台糖遷至台北，溪州才逐漸沒落下來。

但無論是溪州的環境導覽，還是在成功旅社的實作，我對溪州的認識都還處在十分粗淺的表面，直到第三天，我們小組實際走訪當地居民後，才有更深一層的體悟。

早上，我們八個人靠著一張嘴，鼓起勇氣向市場裡的老闆、老闆娘們攀談。雖然目的是取得中午的飯菜，卻在過程中獲得許多。無論是告訴我們粽子趣聞的阿嬤，喜歡跟我們聊天卻不肯讓我們幫忙的阿伯，還是熱心幫我們煮滷肉的廖媽媽，都讓我們第一次這麼直接地接觸到溪州人的友善與熱情。而我們的成果，是一桌子不用錢的九菜一湯。

下午，我們拿著地圖，僅在四個街區範圍裡遊走，就發現了許多家銀樓、藥局和五金行。有了早上的經驗，與店老闆們訪談不再那麼困難。不可思議的，有好多位老闆的境遇神似，同樣是長子，同樣在外地打拼最後卻必須回來繼承家業，即使語氣中透著無奈，卻在組員問說：「那如果不必繼承家業，你會回來嗎？」時，篤定的說：「會啊！因為這是我的家，我的根。」也有從外地來開店的老闆娘，即使生意不比以往，兒女又離家，只有自己一個人，也從沒想過離開這個已經住出感情的地方。

▼ 豐盛的成果，全都不用錢。



◀ 為賣香蕉的阿公做生意：在市場裡，我們以各式各樣的方式交換菜物。



▲ 吳晟老師給我的感覺就是如此，總是戴著象徵農家的斗笠，眼帶關懷地看著這片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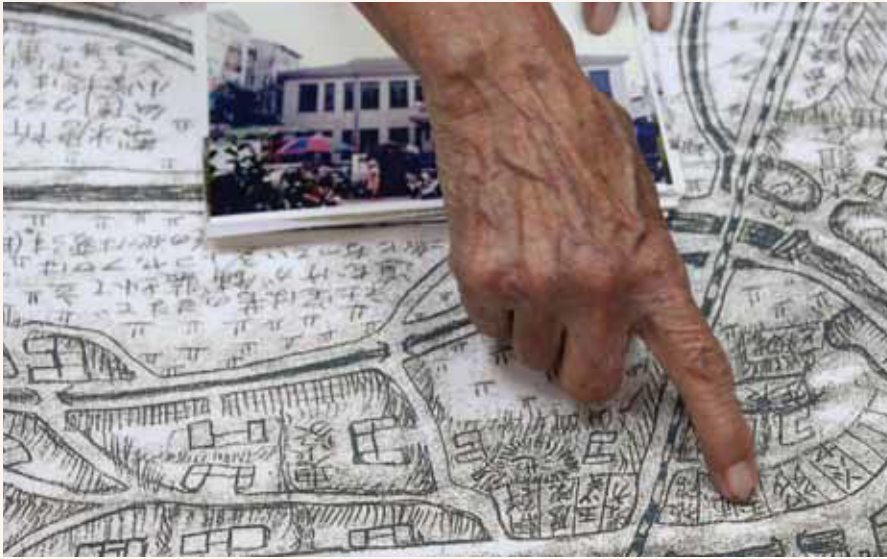
▲ 鐘阿公激動的說：作田會天死啦。

面對面的訪談帶來的衝擊力很強，當下可能感受不到，卻在回想時發現許多耐人尋味的地方。說實話，當初被分到成功旅社組時，我是有些失望的，總希望能像其他組那樣體驗下田，透過勞動，享受更多與自然的接觸。但經過四天的營隊我才發現，與當地的大哥大姊交談聊天，聆聽他們的生命故事，未嘗不是另一種勞動與接觸。

透過近距離的談話，我們走進他們的故事，體驗他們的情感，彷彿身歷其境。我才深刻地了解到，溪州，不再是地圖上的一個點、一個名字，而是有一群人真真切切的生活在裡頭。小小的溪州，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他們的人生就奉獻在這塊土地上。

有的人真情如吳晟老師一家人，對土地充滿了愛，也付出實際的行動希望它越來越好；有的人自信如蘇大哥，相信「農夫」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工作；有的人辛苦如梨園的鐘阿公，道出做農的辛酸；也有人滿腔熱血如宛萍姐、慈慧姊與雅云姊，為了某些原因，遠離家鄉，投身溪州的產業發展。卻也在蔡中岳主任問說：「為什麼來這裡？」時大笑著回答：「頭殼壞去！」雖然語帶自嘲，但看著他們工作的辛苦，不免覺得這句話或許帶著幾分真實。

不論是辛苦，是快樂，是滿足，是帶著夢想，是當地人還是外地人，溪州的人們都對這塊土地抱持著難以言喻的感情，然後帶著這份感情，過著生活，過著人生。這樣的場景，從以前到現在都持續著，我想，也會延續到未來的每一天。



我從哪裡來

撰文 | 成功旅社組

故事報導營回來後，我又騎車到溪州兩次，說不出舊地重遊的原因，但彷彿是有一股力量牽引著我，它讓我覺得，我該回到這片給我美好回憶的土地。第一次回到溪州，我先到了成功旅社，卻遇上公休日，站在旅社門口，我想起了曾經一起在這裡的夥伴，他們現在在哪裡呢？他們還記得我嗎？騎車沿著荖仔埤圳往吳老師家的路上，我不斷問自己，我會一直記得來溪州的第一個晚上，在這條路上，所有人努力的騎著腳踏車淋著大雨回育善寺的瘋狂嗎？一直到了吳老師家門口，我還是不敢肯定自己會永遠記得，我不敢進去吳老師家，於是掉了頭往回家的方向去。

雖然不是每個問題都一定要有答案。

從我家騎車到溪州大概要一個小時的時間，雖然它已經足夠一趟高鐵從臺中到臺北了，但不同的是我騎車到溪州沒有固定的時刻表，我能想出發就隨時出發，這應該是其他夥伴比較不能随心所欲的一件事情吧，因此怎麼說我都不能夠浪費自己擁有的特權，我應該再一次回到溪州。第二次到溪州，我勇敢的騎進了吳老師家，但沒有看到吳老師，心想或許老師在睡午覺吧，於是決定先到成功旅社，回程時再來拜訪，到了成功旅社，我還沒下車，在裡頭的宛萍姐就認出我來，我們很開心又一次相遇，她問我怎麼會回來，我說帶朋友來看看，但心裡頭也思考著為什麼。我帶著朋友參觀旅社，同時也尋找自己在這裡留下的痕跡，一點一滴的，那四天的畫面越來越清晰。

還記得在出發的前一天晚上，我其實是很忐忑的，當時颱風剛過境，外頭強風暴雨，真的有臨陣脫逃的念頭，但隔天一早我還是準時地出現在臺中火車站，不是因為心裡有什麼強大的信念，而是簡單地問自己，初衷，於是有了清楚的答案。

高中時，我在加入鹿港高中古蹟解說團以前曾經想像過：

「如果有一天別人問我從哪裡來的時候，我會怎麼回答？」

「秀水人」？「彰化人」？「台灣人」？

這些答案似乎都不是錯的，它其實都對，但第一個答案好像比較適合回答住彰化但不住秀水的人，因為我相信不住在彰化的人，應該大部分都不會知道秀水在哪裡。而面對不住彰化的台灣人，第二個答案應該就會比較適合。如果話題接著下去，他們可能會說，他們



曾經去過鹿港，這個時候如果我能因為熟悉鹿港的每一景每一物時，想必我們會聊得很愉快，因為鹿港真的是一個很吸引人的地方，所以我想要好好認識這個地方，藉由了解和介紹吸引更多人到這個地方。

我可能也會遇到曾經去過溪州的人，如果我不了解它，會不會被質疑「你不是彰化人？怎麼會不知道溪州呢？」

是的，身為一個彰化人，溪州我是不熟悉的，可是不知道溪洲遇到中科搶水、反國光石化及過去台糖總公司設在這裡的這些事情，一點也不會改變我是彰化人的事實，但心中不免還是會想：「我是彰化人阿，可是我怎麼會不知道這些這麼重要的事情呢？」

於是進入報名網頁，填上個人資料，我知道自己該些做什麼事。

我是臺灣人，我從彰化來。

來到溪州，第一次走進成功旅社就感受到一股時代感，是和手上拿的相機和智慧型手機大大的不同，這裡的一切雖然經過重新整理和佈置，但還是能明顯感受到那個時代所留下的氣味，想像來來去去的旅客走過我身旁，他們帶來的，他們留下的。這是我每到一個被歲月淬鍊過的地方一定會做的事，尋找那些帶不走的小小拼圖，累積缺憾成一個完美。

就像我在育善寺的爺爺身上看見了說不完的故事。營隊第二天的早上，當其他組別都已經前往各自工作的地方後，我所處的成功旅社組留在育善寺等宛萍姐領著我們第一次前往成功旅社，等待的時間總是漫長，有的夥伴發呆，有的滑手機，我則是四處張望，一個瞬間我看見了在另一邊的爺爺，他正彎腰在整理垃圾，我看得很清楚，那是我們第一天到溪州在車上所享用的便當，我突然很難過，因為爺爺他駝背的很嚴重，卻仍不斷地彎下腰做垃圾分類，那是我們製造出來的垃圾，爺爺卻沒有怨言的在一旁幫我們做我們該做的事。爺爺操著一口外省腔，可想而知爺爺的背景，我們的到來讓平常總是一個人的爺爺很開心，這些在我眼前的畫面讓我有了好多想像。我想爺爺这一幕在現場只有我看見，我很遺憾那個當下我什麼事情也沒做，但為了表示對爺爺的感謝，寫下這些文字，希望一同來溪州的所有夥伴永遠記得育善寺的爺爺。

這趟故事報導營讓許多來自都市的夥伴們深刻體驗到農村的生活，但對於在農村長大的我而言，我領悟到好多自己原本所忽略的重要的事，我總是一心嚮往著都市，卻沒看見自己家鄉的美好。這四天的活動，我在好多人的眼睛裡看見他們對於自己這片土地的驕傲，其實很慚愧，因為我也是在這樣環境長大的孩子，這趟旅程，讓我更加認識了自己家鄉，我希望能用自己的經驗告訴身旁的朋友，和每一個跟我一樣成長於此卻沒看見這片美好土地的人，不要忘記自己的根，不要忘記自己從哪裡來。

